

湖北农民作家丛书

断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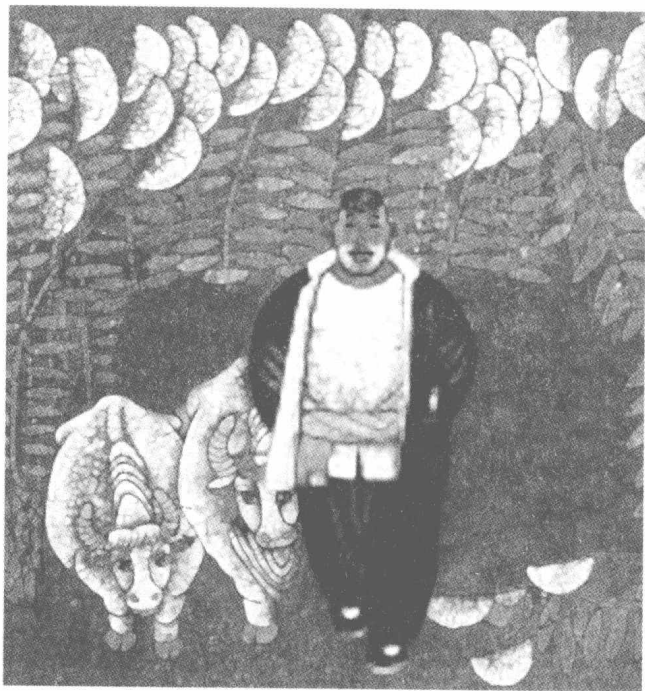
熊章友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湖北农民作家丛书

断碑



熊章友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GH00303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断碑/熊章友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1

(湖北农民作家丛书)

ISBN 978-7-5354-5563-5

I. 断… II. 熊…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9424 号

责任编辑:海 阔

责任校对:陈 琪

装帧设计:周 佳

责任印制:左 怡 包秀洋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5

版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85 千字

定价:25.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GH00303

湖北农民作家丛书

编委会

主 任：尹汉宁

副主任：陈连生 黄运全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方 方 王建辉 王 虹 刘传铁

刘学明 李武育 陈应松 杜海波

周艺平 高晓晖 梁必文 程良胜

总策划：方 方

序

方 方

湖北有着广阔的乡村田园，湖北的乡村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那些散布在平原和山间的村庄里，有相当多的文学爱好者。他们热爱文学，痴迷写作。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多端，也无视观念如何新旧交替，更不顾生活如何艰难辛苦，他们都不肯放弃这份对文学的热情。为了写作，有人甚至卖了房子卖了牛，写下的废稿纸摞起来比人还高。父母抱怨，妻子不满，儿女吵闹，他们都绝不回头。一写一辈子，自尝其苦，也自得其乐。

初知这些情况时，我很觉惊讶，觉得不可理喻。在一些场合发言，甚至还力劝这些乡村的作家们最好还是先顾及生活。生活安定，写作便无后顾之忧。

后来作协秘书长高晓晖跟我说，农民作家自己的想法。他们认为自己虽然贫穷，但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和需要，应该同有钱人一样。他们愿意这样生活。

这话真是让我警醒。是呀，这样的生活难道就不应尊重？

在现今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疯狂赚钱和纵情享乐，是许多人的生活状态。乡间的文化生活更是无从说起。如此的背景之下，我们的农民作家，却仍然甘愿独坐灯下，认真读书，逐字写作。或许他们的背后，有人冷笑，有人讥讽，有人打击，他们都不介意。他们只是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全身心地对着稿纸，尽情倾诉和表达。他们对精神的需求远远高于他们对物质的需求。没有强大的内心力量，何曾能做到这一点。他们的写，是他们的人生，他们写出的，也是他们的人生。

对于这样执着的写作者，作家协会应该伸出援手，给他们以帮助。我想这也是作家协会存在的意义。一个村里，有一个人写作和完全没人写作，全然不同。这样的写作身影，无形中还能青少年作出示范。

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开办一个农民写作培训班并鼓动农民作家把自己的生活写成长篇小说。作协则负责帮助他们出版。三十多位农民作家参与了培训，十位农民作家进入了这一项目。我们为每

一个农民作家指派了一名老师进行跟踪辅导。从写作到出版，时间定为三年。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农村变化可谓天翻地覆。现今的乡村生活，与柳青的《创业史》时代，与浩然的《艳阳天》时代，与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时代，有着颠覆性的改变。它与我们以前通过阅读所了解的农村完全不同了。那么今天的乡村是怎样的呢？今天的农民们在想些什么呢？甚至，今天的劳作方式、生活观念、人际关系、日常起居以及价值判断与过去相比，又有着怎样的差异呢？

三年过去了。现在这十本书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十位农民作家，在指导老师的助力下，几易其稿，拿出了他们的倾心之作。每一本书都从不同角度讲述变革时期的乡村生活，告诉我们今天的农民的所思所想。或许他们不前卫不时尚，形式上没有花招迭出，更谈不上文体革命。他们只是一老一实地写来，写得动心动情，诚恳踏实。从这些书的字里行间，我们能读到他们真实的情感，能触到他们炽热的内心，能感到他们充沛的力量，以及他们对家乡的无比热爱。我想，这已足够。

我们帮助农民写作，也并非要推出一部或几部惊世的作品。而是希望通过他们的写作，向生活在乡村的人们传达一种生活方式。那便是：在农村，业余时间除了看电视看录像赌博打麻将之外，还另有一种活法，就是读书写作。这是一种更值得尊敬的生活方式。

这比推出一部伟大作品更加重要。

记得培训班初办时，我在报上读到记者采访农民作家周春兰的文章。记者问她为什么写作。周春兰说为了尊严。

这个回答，让我永难忘记。

第一章

下午两点，林向西赶到县城。他把车泊在西门外环湖路口，开始等候一个不寻常的会见。

外面下着大雨，车窗外白茫茫一片。乡村巴士横七竖八地躺在湖岸路边，像被大雨淋趴的旱鸭子。偶尔有撑着雨伞的行人零零星星地躲进车里，倒不像赶路，而像避雨，因为许久都见不到有车出发。林向西猜想，那些被大雨堵在车里的行人一定跟他一样焦虑。终于有一辆巴士满员，吭哧着挪窝了，林向西的目光追随那辆车消失在雨中，不禁自问：“我还要等多久呢？”他没有答案。县长在电话里说他也不能自主安排时间。县长不能自主安排时间，乡长就得提前来候着，这是游戏规则。可是县长怎么会不能自主安排时间呢？就算他领导的是一个国家，有日理万机的政务，也不能没有时间召见大臣吧？退一步讲，就算临时被什么事拖住了，也不应该让下属等在城外的雨中。我是乡长啊，县长召见乡长有多少地方可以安排！办公室、会议厅、接待处，或者宾馆的套房、酒店的包间，为什么是这里？

林向西今天本来有个很重要的饭局，在赴宴途中接到了县长的召见电话。县长的语气像秋天的柿子一样软绵绵的，但态度却一点不软绵，根本不容他申述：放弃吧，你没时间了！林向西起初以为县长是在说中午的饭局，现在回头一想，县长说的好像不是饭局。如果县长要他放弃的是这个饭局要商议的事项，那问题就严重了。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想法把他吓了一跳：难道要出事？

这时候风雨开始减弱，锁住湖面的水雾沉落下去，渐渐现出湖的轮廓。他侧了一下身子，视线掉进湖里。湖面有尾金鲤在做龙门跳，一下、两下，

终于跳进去了，他的视线顿时像一根在风中飘忽的羽毛。这种感觉很不好，恍惚飘着的不是视线，而是悬着的一颗心。他把目光收回来，忽然感到屁股下边褥热难受。低头一看，座席陷下去了一个深坑，许久都不能复原。是他坐得太久了，也是座席该换了，这个念头不是今天才有的，是一直没机会。总不能专为换座席跑一百多公里吧？不为换座席又抽不出时间……现在就正好闲着。林向西其实是在为冲出县长的束缚找一个借口，县长再三叮嘱他不要进城，就在城外候着。不是他笨到不会揣摸领导的心思，也不是他成心要破罐子破摔，是他无法独自承受内心的折磨——这种折磨简直是钝刀子割肉。

林向西把车开进修理厂，修理厂的师傅和老板以为这个天气不会有生意，找人搓麻将去了，只留下老板娘和一个小徒弟看门。老板娘一见生意上门开口就骂：“死瘟神走了就不回来。”转过身对林向西笑：“你这车啥状况？”林向西说，没状况，我换座席。老板娘喜出望外：“我当什么大事？我们这位小师傅能换。”林向西打量一眼面前这位憨厚小童，倒也未敢轻视。不过换座席么，就是个粗活，师傅老板在，这种活恐怕还得徒弟干。于是说，那就换吧！把车交给小童，林向西向老板娘借把雨伞出去了。修理厂旁边有家小饭馆，趁换座席的功夫把午饭补上，这也算个借口。

又是这么凑巧，他的饭菜刚端上来，县长的电话跟着就来了。“你在哪里？”听这口气，县长八成到了约定地点。林向西不敢直言，慌忙应道：“马上到马上到。”扔下筷子想跑。后边有人及时提醒：“饭钱！”

林向西付了饭钱连一口汤都没顾上喝，稀里哗啦地跑回修理厂，那时旧座席刚刚卸下来，新座席才拆开包装。显然等不及了，他一把将小童从车上拉下来，打算蹲着驾车去见县长，可不知怎么回事打不着火。一连踩了好几脚，这便探出头来喝问：“你动哪里了？”小童声辩：“哪儿也没动，我就卸了座席。”林向西骂道：“出鬼了！”又低头检查油路、电路，也没发现异常。再试，仍然不着火。真出鬼了，好好地熄的火，怎么这会儿就打不着了呢？林向西急出一身汗，也没找出毛病出在哪儿。老板娘一旁说，要不先叫个出租，费用算我的。不管算谁的，林向西都只能这样了，匆匆去路上拦的，偏偏这会儿没一辆的士经过。此间县长又来电催问，林向西这才说真话。他的意思是希望县长能来接他，话还没出口被县长顶回来了：“我让你在外面等着，谁让你进来了？”林向西呐呐无言。县长随后缓下语气：“你先修车吧，我还要赶到会上去。晚会儿见！”

林向西回到汽修厂，新座席已经装好。上去体验了一番，感觉不出有哪里不适，于是打火。就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他几乎忘记了有刚才打不

着火的历史——谁知竟打着了。他觉得不可思议，困惑地望望正用棉纱擦手的小童，那孩子扭头就走。林向西有些尴尬，又有些不服气，接着又试，还是一点问题都没有。那刚才是怎么回事？后来当他身陷绝境求生无望时，才晓得这是他的宿命。

又到西门外时天已黑了，站点只剩下最后一辆候客的巴士孤零零地在路灯下停着。他到不久，这辆仅剩的巴士也走了，只剩下一团千疮百孔的灯光吊在半空中。不知出于什么动机，他一开始有意避开路灯，尽管在这样的天气下路灯最多也就是个路标。他的车停在两盏路灯的中间，不时有行车经过，飞起的水瀑像霰弹一样击在他的车上，打得玻璃窗叭叭直响，这才有点儿担忧了。万一哪个冒失鬼无视他的存在，后边的故事就得改写。在生命面前，所有的顾虑都是多余的，他把车挪前十几米，开到路灯下停好。此刻才开始后悔自己的任性，若不是擅自进城，现在应该已在回去的路上。

这一等等到九点多钟，林向西几乎再度失掉耐心。就在极度烦躁之时，有个穿雨衣的人径直走来，毫不犹豫地敲他的车门。他在车里面向雨衣打着手势，大声喊：“我不载客！”无奈外面的人听不到，继续敲他的车门。他有些愤怒了，放下挡风玻璃冲外面吼了声：“说了不载客你敲什么敲！”蓦地发现斗篷下一张冷漠的脸孔，林向西大惊失色：“县长！”前后左右三十分钟内未见有车停过，县长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县长雨衣上淅淅沥沥淌着泥水，头一低就往车里钻。林向西心里闪了一下，他在心疼刚换的座席。抱怨的话没敢说出口，手下有了小动作：“叭”地一声，他把顶灯打开了。县长的屁股还没落座，忙抬手挡住灯光，厌恶地说：“灭了！”林向西心里倏地黑成一片凝重。

他问：“发生什么事了？”

县长没吱声。

他的声音于是有些飘忽：“我有事吧？”

县长这才嗡嗡地说：“纪委今天作出决定，要对你实行‘双规’。”

.....

半小时后，林向西独自坐在路边一个小饭馆里喝酒。说他独自不是说酒桌上只他一个人，而是说饭馆里只他一个人。一边对着电视机傻乐的胖女人除外。他面前摆着四个菜：拍黄瓜、卤花生、青椒回锅肉和一盘凉拌菠菜。酒是半瓶枝江大曲，胖女人说是她自家招待客人剩下的，林向西也不能不信。如若不然只有喝散装，散装酒来源可疑，今年已有好几起命丧假酒的故事了。这里地处城郊，不比城里方便，又遭遇这种鬼天气，他没

有挑剔的余地。其实酒好坏顶次要，现在给他一瓶十八世纪的路易十四，不见得能喝出鸟味来，借酒浇愁罢了。

这个晚上林向西是借着酒劲上路的，路上好几次都想把车开进悬崖算了。趁着纪委的决议还来不及生效，一头栽下去说不定会一了百了。但不知怎么回事，就是没下去。零点四十八分，他的猎豹飞腾抵达后垵乡政府。全程将近一百公里山路，一路大雨如瀑，路面就像一条凸起的河流，完全没办法回避障碍。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他的注意力根本没在方向盘上。如此恶劣的行车条件，他既然心不在焉地把车开回来了，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此刻车泊在丁字路口，右侧就是乡政府机关大院。今天这个晚上，这里依然还是他的山寨，他相信守门的老根头还守在门楼里等他，但现在他不想进去，他需要静一静、想一想。于是点了一支香烟。车内空间太小，一支烟吸了不到一半，车内已是浓烟滚滚。车窗放下几公分，本想把烟排出去，还没见烟出去，外面的雨倒先进来了。雨水溅在脸上脸皮一阵发痒，他在脸上搓了几把，索性完全放下窗玻璃，任大风大雨往车里面灌，完全不在乎新换的座席了。结果什么都没想成，只有一个强烈的念头：渴望回家。

回家还有十几里路要走，他不敢确定那条便道有几成把握可以通行。黑洼那个地方实在太不方便了，当初在政府机关分到一套三居室房子，他就主张全家搬出黑洼，和他一起住进乡政府。可是老父亲死活不肯。他想先说服梅子，要她去做父亲的工作，梅子正在柿树上回收老辣菜，准备下腌缸的。听了他的话，一把干菜往他手里一塞，说：“跟你说实话，我也不同意。乡政府哪是住家过日子的地方？”现在看来，他们的坚持是对的，如果真依了他都搬来乡政府住，往后怕是无家可归了。想到这里他就想到了那个没有实现的计划，当初正是为了这个计划才硬着头皮出来竞选村长的，为此得罪了一个他不愿得罪也不该得罪的人。八年村长两年乡长，一路走过来，多少事是他没有想过也不愿想的，但是做了，而且都做得风生水起。唯独这件事拖下来了，这件他向全村人庄严承诺过的一件事，这件作为他的竞选口号和执政目标的事，拖了整整十年。这就是解决黑洼的出路问题。他林向西在黑洼的口碑江河日下，骂声如潮，原因不止这一个，但唯独这个原因才是他自己无话可说的。为了一条出山的路，他放弃了财富人生，选择了当干部，哪曾想这竟然是一条不归路。

林向西的猎豹飞腾轰地一声起动了，迎着风雨走上了一段更艰难的里程。在这段路上，林向西的魂才回到他的身上，他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肢体和意志一起绷得紧紧的，不敢有一秒钟的懈怠。猎豹也真像一头豹子，

无论前边的路况如何险象环生，它都勇往直前。幸亏是辆越野，换成轿车早趴窝了。半个小时后，猎豹进了村。没有想到一路淌水涉滩都过来了，最后却被陷在黑山脚下。只剩下两百米路，三分钟就可以走完的一段距离竟然成了林向西终生的遗憾。

挡住去路的是一堆泥，目测有两、三方土，看样子是从山上滑下来的。无论猎豹如何英勇，断然没有飞腾的可能。林向西只犹豫了几秒钟，决定把车子倒出去，不管怎样都不能把车泊在山脚下。但是晚了，这几秒钟决定了他的命运，注定今晚在劫难逃。

猎豹刚一撅屁股，就被轰的一声砸趴下了。这是更大的一次山体滑坡，坠在车的后边。林向西回头一看，车篷后半截已经塌了。现在唯一的出路只有弃车。他心里颤了一下，还是一咬牙准备下车。谁知又晚了一步，一块磨盘大的石头落下来，一下子把他砸趴在方向盘上。这时候他的意识还是清醒的：黑山可能有险情！这是首先闯进脑子的念头。继而想到，村里人都在梦中，必须想办法报警。但是他的身体被卡住了，电话放在坐席下边的手机套里拿不到，只能把手抠进胸脯下边的方向盘，拼命地摁喇叭。

邹浩东从梦中惊醒以后有过几分钟的慵懒，他母亲房里的灯先亮了，在那边喊：“东子你还没醒吗？去看看向西怎么了？”邹浩东扯亮电灯，光着膀子起来开门，一股雨水哗地泼进来，劈头盖脸地浇了他一身。他心里颇有些怨气，真不知道这个林向西半夜三更发什么疯。

邹浩东拉开大门，被眼前的状况吓得目瞪口呆。林向西的遭遇正好暴露在他寝室的灯光下边。他冲到车前，想打开车门，但是车篷已经严重扭曲，没办法打开。无奈之下只得跑回家拿了柄铁榔头把前边的挡风玻璃砸了，想从前边把林向西拖出来。砸碎玻璃后才发现根本办不到，林向西的身体呈S型卡在变型的车壳里，车顶上还压着一块大石头。除非有什么办法能把塌陷的车篷抻起来，否则神仙也救不出来他。林向西已经不能抬起头来看一眼邹浩东了，他的头耷在方向盘上尽力摇动了一下，说：“别浪费时间了，黑山可能有险情，赶紧组织群众撤离。”仿佛为了印证他的话，更可能是上天怜悯苍生，黑山上空忽然亮起一道闪电。闪电之下可见山体已从半山腰裂开了一条大口子，落差足有一人多高。邹浩东倒抽一口凉气，人从车上滚了下来。不好！黑山要崩！！

邹浩东是黑洼的村长，不管他愿不愿意，这时候必须放弃林向西，因为更多人要拯救。他一边声嘶力竭地喊着：“不好了，黑山要崩——”一边连滚带爬地冲进村子，摇响一扇扇紧闭的门板。这边，林向西心里反而平静了，没有恐惧，也不再忧虑。上帝让他做的他做到了，后事如何已经

不是他能够改变的了。而对他来说，这个结局简直就是上帝的恩赐。——
天亡我矣！天佑我矣！

第二章

黑山半片山垮塌，掩埋了一个村庄，所幸几百村民全部安全撤离，避免了一次重大伤亡事故。灾情发生后，县乡两级政府在黑洼联合成立了抢险救灾指挥部，副县长严常太任指挥长，副乡长马安全任副指挥长，村长邹浩东任联络员。一时间，四乡八邻的人朝圣一般涌进黑洼，往日宁静的山村今天成了千军万马的战场。

废墟一隅，有幢独处的楼院在这场浩劫中幸存下来了，这是林向西的家。林家院内正在办丧事，黑山灾难唯一一例人员伤亡就是乡长林向西。林向西没能等到邹浩东回来救他，在又一次山体垮塌中先被埋进去了。上洼村七十四户人家，唯独留下了林家这幢楼院。也唯独这幢楼院失去了一个亲人。

林家的丧事没有常见的热闹场面，他们是外来户，在黑洼没什么亲戚。林家的老爷子二十几岁被打成右派，从城里流放到黑洼，五十多年没有出过山，跟外边的联系早就断绝了。林家的媳妇是五岁那年被卖进黑洼来的，不知道生父生母是谁，养父养母又在她十三岁那年相继失踪了。她是在公家仓库里跟着一个五保奶奶长大的，能算得上娘家的人只剩下养父的弟弟——她叫着二叔二婶的那家人。林家还有一个成员是个中学生，能来为亡者奔丧的只有亡者自己的社会圈子了。林向西活着的时候圈子很大，从商人到村长再到乡长，手下曾有一个企业集团，六厂一公司，加上方方面面的关系，这个圈子够大的了。但这个圈子是利益集团，早在他的企业解体之初，这个圈子实际上就不存在了。剩下政界这一块，眼下又遇到这个局面，黑洼几百人无家可归无米可炊，群众的生活亟待安置，精神心理也亟

待安置，这似乎是更重要的事情。乡里在追悼会后只安排了办公室、民政和妇女口的几个人协助林家的后事。按农村的丧葬习俗，入土为安才算最后了结，尸体从进焚尸炉到装进骨灰盒也就是个人殓的过程。所以对林家而言，今天的丧事才是正经的葬礼。

林家没有亲戚来奔丧，丧事显得冷落了些，不过也少了许多麻烦，不用大肆铺张丧宴。老爷子不堪打击，这两天一直没起床，里里外外只有梅子一人操持，少点接待未必不是好事。这个场面让林向西的奶娘不满了，她叫住梅子说，这还像话吗？西儿咋说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就这样送他走咋过得去？梅子说：“娘啊，我晓得你疼他，你希望风风光光地送他走。我也想，可是……算了娘，就让他这样走吧！咱不求那个排场，再排场人还是没了。”老人撩起衣摆捂住嘴呜呜地哭开了：“我的个儿呀！”梅子抱住老人，叫声：“娘！”也禁不住一阵悲憾。但她硬是忍住了。她现在没功夫哭，重丧要上山打墓，诸事等着她拿主意。厨房里二婶在主厨，一会儿喊酱油一会儿叫醋，哪里容她在这里哭？乡里几个干部名誉上是来协助理事的，实际上却插不上手。红白之事一家有一家的礼数，这些礼数向无定规，如何拿捏都在主事人心里，旁人无法猜度。梅子缺乏王熙凤的果断，不便随意调拨这些干部，干部们若事事询问，又乱了方寸。说到底，这场丧事差个主事人。

林向西的奶娘看到丧事办得如此凄凉，于心不忍，趑趄歪歪找到指挥部，站在外边大声喊：“东子！”邹浩东正在听严指挥长的训示，出来问：“妈，啥事？”老人声泪俱下：“你个没良心的！”邹浩东急了：“妈你快说啥事，我这里忙着啦！”老人说，忙！忙！你们都忙自己的。妈求你发发慈悲，去帮帮那个孤人。严指挥长出来问：“什么事？”邹浩东说，今天林向西下葬，可能差人手。严指挥长说，不是让马安全安排人了吗？邹浩东说，怕不顶用，这种忙不好帮。严指挥长说，那你去看看。

邹浩东随母亲走进林家院子，正赶上梅子在扒猪厩。墓上要用火砖，家里没有现成的，只有扒猪厩。她在墙上扒，两个男人蹲在地上捡，一边捡一边往筐子里装。邹浩东说，梅子进来我有事跟你说。邹浩东没有停下来等梅子，先到堂屋里去了。梅子走出猪厩时两腿发虚，扶着一个男人的肩膀站了一会儿才敢动步。这两天她几乎没吃东西，也没有饿的感觉。

梅子走进堂屋，听邹浩东在父亲房里说话，也跟了进去。只见邹浩东坐在父亲的床上，父亲的床抵着后墙，后墙上有一扇窗户正对着外面的废墟。废墟上有几台挖掘机铲土车在作业，主要是清理掩埋物，便于以后重建。林老爷子整天整宿地靠在床上看外面的风景，看累了就闭一会儿眼睛，

有时候一闭眼就睡过去了，醒来免不了一阵懊恼：我怎么又醒了呢？他巴不得睡过去就醒不来了。记得上一次醒是被闹醒的，醒来发现一群人在打架。他问邹浩东那是怎么回事？邹浩东说，挖掘机挖出了七百块钱，几家人都说是自己的，于是打起来了。为这事严指挥长刚把我臭骂了一通。林老爷子问，弄清楚了吗？邹浩东说，已经没意义了，钱被他们撕得粉碎，连碎片都捡不起来。老爷子有些怆然，到底没说出什么来。回头对梅子说，我想吃点啥，一会儿送向西走。两天来这是老爷子第一次主动要吃的，梅子有些感动，说：“爸你等会儿，我这就给你弄去。”回眸看了一眼邹浩东，匆匆下厨去了。

邹浩东随即跟出来，对梅子说，你就在厨房照应，外面的事交给我了。梅子脚下稍稍顿了一下，背着邹浩东无言地点了点头。

邹浩东心里有个疙瘩，梅子一直没问前天晚上的情形，如果她知道林向西是死于他的放弃又该如何呢？这两天他总是放不下这桩心事，眼睛一闭上就会浮现出林向西困在车里的惨景。不管他的放弃是不是经得住拷问，放弃本身都是残忍的，尤其是林向西。他们之间有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恩怨，连他自己都怀疑自己的动机，别人当然更有理由怀疑。

梅子给重丧准备了酒菜点心，这份点心是给重丧们在坟上打尖用的，问邹浩东：“你送还是我送？”邹浩东说，我送吧！

林向西的墓址在黑山后坡，黑山后坡有个水潭，潭里边凸出一个半岛，水大的时候会淹没到凹字地带，半岛就成全岛了。邹浩东记得小时候和林向西偷偷跑到潭里溺水，梅子就在岸上给他们望风。有一次梅子不小心让她继父发现了，她继父是个秃子，大人都管他叫和尚。和尚下来抓他们的时候正好林向西准备上岸，本来是可以跑掉的，但邹浩东还在水里，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上岸抢衣服，而且先抢的是邹浩东的衣服。他把邹浩东的衣服团成一团扔到水里，大喊：“浩东快跑。”自己却站在那里等和尚来抓。和尚对右派崽子没兴趣，抓到书记的崽子可以邀功，书记崽子的小命值钱。林向西见和尚不抓他而去抓邹浩东，一时情急，大声唱道：“秃子秃，盖瓦屋，盖了瓦屋娶媳妇，娶个媳妇傻乎乎。”梅子的养母是个傻子，养父又秃又丑，还是个“狗儿秧”二杆子，年轻时讨不到女人，四十岁才找了个傻子女人当老婆。正是有了傻子老婆，和尚才有了做父亲的欲望，但傻女人不能生育。和尚想领养一个，又没人肯把孩子过继给这样的家庭这样的人。和尚没办法，只得去山外打听买个孩子，结果梅子就被他扛进了黑洼。梅子才来的时候极力抵制做和尚的女儿，没少受和尚虐待，林向西、邹浩东就用这首童谣声援她。直到有一天梅子哭着冲他们喊：“别唱了他们是我爸

和妈！”那以后他们再也没唱过了。今天情急之下冒犯了梅子，林向西一边唱一边求赎似的看她。和尚回来捉住林向西，把他的头使劲往水里摁。那天他正好戴着帽子，秃子的帽窝结着一层脓垢，他把结着脓垢的帽子丢进水里，把林向西的脸摁进帽窝。林向西憋不住了就得喝帽窝里的水，喝了一肚子脓血水，说不定连脓垢也一起喝进去了。林向西后来就趴在这个岛上呕吐，吐得眼睛泛绿，那时候谁也不会想到三十年后这个岛会成为他的归宿。

邹浩东把酒菜点心端到岛上喊，重丧爷们，打尖啦！黑洼的重丧是响当当的爷，他们都是一个个叩头叩来的。叩这个头不论辈分，是孙子也得给他叩，叩来了更要好生侍候，能不能让亲人走好就靠他们了。邹浩东亲自为他们斟上酒，说：“爷们，我代主人家敬你们了，手上的活做漂亮点。”重丧们说，看在村长的面子上，我们做好就是了。若论林向西跟我们的情分，就算把他的骨灰泼进黑水潭也不冤他。邹浩东说，大家今天好心来送他，恩恩怨怨就不提了。人死不记仇嘛！重丧们说，村长放心啦，就算记仇也不在这上头记！不知道林老爷子怎么看上了这块地，野埠辽哨的连个路都没有。另一个说，老爷子老学究，水深着哩！说不定这是块风水宝地。邹浩东说，老爷子选这块地有他的想法，倒不在这里是不是宝地，他是怕惹事。咱们黑洼三大宗族都各有各的祖莹，外姓人自然不好进。要选个亮眼的地方，黑洼又没有乱葬的先例，怕大家不答应。又有人说，要说这个林老爷子那还真是个好老头，一辈子没大声说过话，不知咋弄出这么个儿子。邹浩东担心话题又绕回到林向西身上，牵出一些不愉快的话，遂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大家抓点紧干吧！早点把他入土了我们好安心安意地喝酒。大家拍拍屁股去捡各人的家伙，邹浩东收也拾了盂箸碗碟。

墓打好后，重丧们回来小憩片刻，接着就该发丧。发丧是葬礼的高潮，放在以前棺葬，一喊发丧，重丧们一个个如同火线勇士奋不顾身。这有两层意思，一层，发丧是丧主感情大爆发的时候，亲属们会不顾一切地拦棺，重丧立求迅猛才能顺利出棺。二层，重丧抬棺的木杠是呈十字型扎绑的，不管是六人抬还是十二人抬，它都有一个倾斜的弊端。一旦倾斜，重量就会压到低的一端，谁在后边谁就吃亏。说奸不过重丧，话就是从这里来的。自从兴了火化，过去的俗套丢了不少也改了不少，如今的重丧不用抬棺了，一个小小的骨灰盒由亲属捧着，重丧只须陪着走。林家今天捧骨灰的是林向西的儿子林小西，林小西的左边是他爷爷林怀来，右边是他妈妈梅子，邹浩东走在第二排，邹浩东后边才是八个重丧，再后边是乡政府的四个干部，加上前边提篮子撒买路钱的魏二叔，这支送葬队伍从头数到尾一共十

七人。队伍经过救灾现场，很多人在那里忙碌，只有很少人停下手中的活计表示了一下关注。倒是有个枯槁老人一直站在村口默默地目送他们，这就是邹浩东的父亲邹大昌。

送葬队伍出了村口，拐到黑山后坡就没有路走了，接下来得走黑山的坡脚线。林家三代人由并行改为单行，林小西走前面，老爷子让过儿媳落在了最后，和邹浩东一起，这样理所当然地就成了邹浩东的保护对象。坡脚茅窠很深，茅窠里不仅夹生刺藤，还有滚脚石，一不小心踩上去就会崴到脚。邹浩东一只手插在林老爷子的肋下，几乎是托着他在走，嘴里还不住提醒：“林叔慢点。小西你也慢点，每一步都踩踏实了。”他是担心林小西手里的骨灰盒。

这一段行程艰难，用了大半个小时，总算没出什么漏子。到了墓地，老爷子先验收了他儿子的地宫，倒也没提出什么意见。邹浩东问：“叔你看还满意吗？”林怀来老酱色的脸怔了一会，说：“就这样了。”之后接过林小西手里的骨灰盒，亲自捧到墓穴里安放好，再把一块红绸布盖上。等他爬起来，邹浩东早给他准备好了一把锹。“叔，你给他填锹土吧！”林怀来默默地接过锹，一锹土铲了三下才铲进墓穴。邹浩东怕他累着，上来要拿走他的锹，林怀来拿锹的手拐了邹浩东一肘子，倔犟地又填了几锹土。梅子把小西推上前说，爷，该我们了。老爷子这才放手。等梅子和小西也给墓穴填了土，重丧们涌上来，说：“都下去吧！这里没你们的事了。”梅子回头，见老爷子一个人踉跄而去，忙叫儿子：“快搀你爷爷回去。”林小西噤一声，赶他爷爷去了。

一直到重丧们收工，邹浩东才接过一把锹，说：“爷们辛苦了，先回去歇着吧！我再给他溜溜边。”因为邹浩东没走，梅子也留下来了。邹浩东给坟上培了几锹土，把不平的地方铲平，之后说，晚上我来给他沏烟子，你就别来了。沏烟子是给新坟怯湿气，别让他在里面受了寒湿。祖辈传下来的规矩还没谁破过，林家三代人显然都不合适做这件事，邹浩东代劳最好不过了。梅子说，你们打破头抓破脸还是兄弟，我就不说谢了。邹浩东心里隐隐作痛，眼前又浮现出林向西卡在车里的惨相。他需要救助的时候我却放弃了，这声兄弟还当得起吗？梅子说，浩东你一脸心事是有话说对吧？邹浩东手中的锹悬在坟顶上找不到落处，终于下决心面对梅子了。我在等你问。他说。梅子问：“你让我问你啥？”邹浩东沉吟片刻，这才说：“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活着，只是被卡住了，如果我来得及救他……”梅子闭上眼睛，缓缓地摇头：“每一次都是你丢下他！”说完潸然泪下。

邹浩东已经是第二次听梅子说这句话了，第一次是在二十年前。他们